



柯楚別依

阿·畢爾文采夫著

新文藝出版社

阿·畢爾文采夫

柯 楚 別 依

李 俚 民 譯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

一九五五·上 海

АРКАДИЙ ПЕРВЕНЦЕВ

КОЧУБЕЙ

據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51 年版本譯出

柯 楚 別 依

原 著 者	蘇 聯	阿·畢爾文采夫
翻 譯 者	李	俚 民
出 版 者	新 文 藝 出 版 社	
	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(上海康平路八三號)	
印 刷 者	上 海 新 華 印 刷 廠	
	(上海大連路一三〇號)	
總 經 售	新 華 書 店 上 海 發 行 所	

書號(752) [VI I 19] 類別 文學—小說
字數 311000 字 開本 850×1168 1/32 印張 13 5/8
1955年3月上海第1版——第1次印刷 1—25100 冊
定價一元五角二分

柯
楚
別
依

本書主要人名表（以出現先後爲序）

伊萬·安托諾維奇·柯楚別依——紅軍第十一軍游擊騎兵旅旅長。小名萬尼亞。本書主角。

安德萊·羅依——游擊騎兵旅參謀長。

伊格那特·安托諾維奇·柯楚別依——伊萬·柯楚別依的弟弟。

伊萬·魯季奇·索羅金——紅軍第十一軍軍長。

奧達留克——十一軍參謀長。

葛利年柯——十一軍軍部副官。索羅金的心腹。

季米特里·斯吉邦諾維奇·康達拉雪夫——十一軍第二游擊師師長。小名米佳、米契卡。

安德萊·葛烈高里維奇·施庫洛——白黨將軍。白軍游擊騎兵師師長。白軍中「豺狼」隊的組織者。

伊萬·迦依契聶茨——十一軍軍部副官。索羅金的心腹。

施契爾賓那——索羅金的警衛隊隊長。

列甫沙柯夫——柯楚別依的副官。

奧赫里姆·畢里賓柯——柯楚別依旅第一百騎隊排長。貧農出身。哥薩克。共產黨員。

娜泰里雅——柯楚別依族女護士。哥薩克姑娘。羅依的愛人。

克羅托夫——康達拉雪夫師的砲兵隊長。

伏洛蒂加——柯楚別依族收容下來的野孩子。外號「游擊隊的兒子」。

阿赫美特·摩爾杜茹耶夫——柯楚別依的警衛員。徹爾克斯族的阿第蓋人。

米哈依洛夫——柯楚別依族的副旅長兼百騎隊隊長。

米哈依爾·斯達爾采夫——十一軍的軍事指導員。小名米沙。

瓦西里·彼得洛維奇·康狄賓——柯楚別依旅政委。小名瓦西亞、瓦西加。

尼古萊·巴狄蕭夫——柯楚別依旅第一百騎隊隊長。共產黨員。

庫濟瑪·高爾巴巧夫——柯楚別依旅第三百騎隊庶務長。

娜斯佳——柯楚別依的妻子。

斯維烈德·葛羅波伏依——柯楚別依旅第一百騎隊排長。

魯賓——北高加索共和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。

伊萬·葉戈羅維奇·喬爾內依——十一軍軍部副官，索羅金的心腹。

奧爾忠尼啓則——俄共（布）中央委員。列寧、斯大林的戰友。內戰中北高加索與外高加索地區的重要領導人。

斯吉邦——牧童。他的愛稱是斯吉普加。

考爾柯夫——『豺狼』隊隊長。施庫洛的心腹。

彼得羅·列傑柯杜布——柯楚別依旅第一百騎隊的戰士。斯維烈德·葛羅波伏依的好友。

阿迦菲雅——柯楚別依旅第一百騎隊排長斯維烈德·葛羅波伏依的妻子。小名是迦希卡。

菲多爾——斯維烈德和阿迦菲雅的孩子。小名菲傑加。

謝維林——紅軍第十二軍參謀長。托派分子。

徹爾格索夫——白軍特務部長官。上尉。

葉卡吉琳諾達爾●已經留在後面了。柯楚別依向阿爾馬維爾●的主力部隊衝去。在他的後面，哥薩克●拋棄了他們的村子，騎着快馬跟了上來。

『收留了我們吧，爺爺●，』他們請求道。

『好，孩子們，好，』柯楚別依目光炯炯地注視着新來的戰士說。『我不是神父，我不要再問你們的底細和以前幹的事情，我只要求你們把那些在風磨旁阻擋我們的白軍砍個乾淨……』

士官生的槍彈在頭上呼嘯。年青的哥薩克紛紛向馬鞍撲去，他們一面飛跑，一面拔出狹長的古班●軍刀。風磨附近掀起了一場無情的砍殺。新來的戰士們掃清了道路。柯楚別依微笑了，他把皮帽直壓到灰白的眉毛上面，縱馬向戰場跑去。

『砍得好，砍得好……你們切完了白菜……那就得收你們入伍了。』

沿着谷地，閃過大大小小的村莊。長着玉蜀黍和向日葵的田野，發出一片綠色。在好些荆棘和野苜蓿叢中，突然飛起驚恐的鳥兒——鵲鷹和鵲。走在頭裏担任尖兵的騎兵隊，飛也似地跑上了丘崗。他們在馬鐙上微微站起，觀察前面的道路。

謹慎的羅依率領着支隊。他以前是一個哥薩克上尉，現在是支隊的參謀長。他賴着他那過人的

勇毅和機智獲得上尉的軍銜還並不很久。僅僅在一年以前，在梵湖附近，巴拉托夫將軍曾經向百騎長羅依慶賀他獲得這一高貴的哥薩克軍銜；但是現在，羅依的肩上已經沒有了軍官的標幟。

『參謀長，也許我們應該去攻打那些士官生吧？他們已經搶先佔領了村子。』柯楚別依已經得到白軍用巨大的兵力攔住了去路的消息，故意試探這位哥薩克上尉。

『必須先沿着蘇霍谷地繞過去，』羅依勸道。『我們來得及痛痛快快地砍上一場的。』

『不錯！我的想法也一樣。』柯楚別依表示同意，於是游擊支隊避開了白軍的陷穽。

灰塵蒙住了人臉、馬身和泰夫里亞大車漆過的擋泥板。一些劣性子的馬拉着那些車子。

大風吹着紅天鵝絨的支隊旗。金色的流蘇好像在太陽下面燃燒起來了。柯列諾夫斯克村修道女

① 葉卡吉琳諾達爾——舊時古班的首府，即現在的克拉斯諾達爾。古班哥薩克對它簡稱為卡吉琳諾達爾。

② 阿爾馬維爾——葉卡吉琳諾達爾東之城市。

③ 哥薩克——一種民族，散佈在頓河、烏拉爾、古班、西伯利亞等地。

④ 爺爺——哥薩克對軍事首領的尊稱。

⑤ 古班——指古班河流域，在北高加索西半部。

⑥ 梵湖——在土耳其東部近當時的波斯處。

⑦ 巴拉托夫——沙皇時代的一個將軍。

⑧ 百騎長——舊時哥薩克的百騎隊（騎兵中隊）的隊長。每隊人數並不一定是百人，有時可達五六百人。

⑨ 泰夫里亞大車——克里米亞和烏克蘭南部的一種大車。因為克里米亞古代叫做泰夫里亞。

繡的字母，在閃閃發光。掌旗的人是柯楚別依的親弟弟伊格那特。當草原上的大風颳得愈來愈緊的時候，伊格那特就故意把沉重的隊旗完全舒展開來。他那匹棗紅色的公馬努力向前掙扎，亂紛紛的鬃毛迎風飛舞，那情景就好像那匹馬是一隻飛快的小船，掛着紅天鵝絨的船帆，在草原的波浪中突進。但是，覺得紅旗可愛和寶貴的人，難道只有伊格那特一個嗎？……

索羅金●斜躺在鋪有吉金毯●的波斯軟榻●上。他的身上穿着黃綢的長袍，腳上穿着柔軟的卡巴爾德●無跟軟鞋。在他的身邊，是軍參謀長奧達留克，穿着一套衣領敞開了的傅林奇式的軍服●。他們旁邊是一幅兩浮斯特的地圖●。索羅金驕傲地發表着粗魯的、斷斷續續的議論。奧達留克的平靜的聲音正在說服他。漸漸地，總司令打斷自己參謀長的次數愈來愈少，奧達留克的聲音變得愈來愈響，愈來愈有自信了。

●索羅金——紅軍第十一軍的軍長，北高加索地區紅軍的總司令，後來脫化爲反革命分子。

●吉金毯——吉金人織的毯子。吉金人是土克曼民族中人數最多的一支大族。

●波斯軟榻——一種沒有背的長沙發，上面鋪毯子。

●卡巴爾德——高加索徹爾克斯族的一支。徹爾克斯人分爲卡巴爾德（上徹爾克斯）人和阿第蓋（下徹爾克斯）人兩支。

●傅林奇式軍服——一種有四個衣袋，中間夾腰帶的軍服。以英將傅林奇而得名。

●兩浮斯特的地圖——那是把兩浮斯特（俄里）的距離繪成一維爾肯克（俄寸）的軍事地圖。一浮斯特相當於一·〇六七公里。一維爾肯克相當於四·四四五公分。

索羅金總司令在最近這一個時期中瘦得很厲害。他的顴骨尖尖地往外突出，蒙在上面的臉皮發黃了，一向神氣活現地向上翹的鬍子也垂下來了。總司令對於未來的一切喪失了信心，他過去的威名已經變得一落千丈，兩個多月來，他接連地遭到了失敗。

他開始在房間裏踱來踱去，急遽地轉着身子，彷彿旁邊沒有人也似的嘮嘮叨叨地訴說着。但是他知道奧達留克在聽着他，就努力想用自己的豐功偉績來掩飾自己的失敗：

『……索羅金保衛了葉卡吉琳諾達爾，索羅金創立了十一軍，索羅金不放德國人到古班來，索羅金曾經不止一次地親自衝鋒，敵人就害怕索羅金一個人……』

總司令在窗旁停下來，沉默了。

『可是有人責備索羅金，說他讓「志願軍」●得到休息而且積蓄了力量。薩耳草原●誕生了鄧尼金●。』奧達留克輕輕地說。

索羅金突然轉過身子，握緊了拳頭。

『你爲什麼要說這種話？』

『我們的失敗，就是過分懦怯的結果。古班的戰事有一個特點，』奧達留克很有把握地接下去說。『誰擁有更廣大的地區，誰就更有力量。在內戰中軍隊是就地創立的，他們的裝備給養也依靠着當地的資源。鄧尼金在葉卡吉琳諾達爾大敗後，不但在薩耳草原上恢復了元氣，而且鞏固了他的力量，擴大了他的隊伍，他才從那兒出來就……』

總司令的裝束漂亮的副官葛利年柯突然進來報告，說是康達拉雪夫已經來了。索羅金顯然覺得

很高興。

「讓他進來，」總司令吩咐說。

康達拉雪夫迅速地走進房間，報告道：

「總司令同志，我從前綫奉命來到。」

總司令用心地打量着他。結實的矮個子，顯示着充沛的精力，敏慧而又剛毅的臉上，生着兩撇小小的黑鬍子，一身黑色的徹爾克斯長外套①，再加上珍貴的哥薩克武器在他身上發出來的柔和光輝——這就是總司令在當時還不很了解的第二游擊師師長。游擊師是由礦工、鐵路工人、上過前綫的士兵和哥薩克人，在高加索山麓自動組成的，當十一軍接近這一帶時，他們就參加了進去。

「請坐，」索羅金說。

康達拉雪夫向波斯軟楊瞥了一下，問道：

「不會弄髒嗎，總司令同志？」

索羅金用眼睛瞟了一下，捺住脾氣咕囔道：

①「志願軍」——反革命頭子鄧尼金的部隊。

②薩耳草原——頓河支流薩耳河流過的草原。在羅斯托夫以東古班以北。

③鄧尼金——北高加索的反革命頭子，他的背後是英、法帝國主義。

④徹爾克斯長外套——高加索一種信奉伊斯蘭教的民族徹爾克斯人穿的外套。那種外套的特點是胸前裝有兩排彈插。

『我准許你……』接着惡狠狠地歪一歪嘴唇說。『因為你在馬糞上睡慣了，才會這麼大驚小怪。』

康達拉雪夫什麼也不回答，他揭起了徹爾克斯長外套的下擺，坐了下來。他那雙軟皮軍靴濺滿了泥漿。在他的背上和臉上滿蒙着灰塵。索羅金在他的身邊坐了下來。

『我們想給你增添榮譽，』索羅金用心地看着康達拉雪夫說。

康達拉雪夫不滿地皺起了眉頭，等待着。索羅金睜起了眼睛，但眼光却不離開師長，他沉默了一會兒，接着慢慢地站了起來。康達拉雪夫也站了起來，一面把毛瑟槍推到屁股後面去。

『施庫洛』佔領了聶文諾梅斯克，』索羅金果決而又清晰地說。『給你德賓特團、維賽爾基團、克萊斯強斯克團、黑海騎兵團和……柯楚別依的游擊騎兵支隊。』

『柯楚別依？』康達拉雪夫覺得很詫異。『我聽見過這位指揮員。他不是在白軍的後方打轉嗎？』

總司令滿意地微笑了一下，用手指把康達拉雪夫招到窗邊。在院子裏，警衛隊的戰士們在玩紙牌。在倉房的陰影下，幾個身材魁梧的哥薩克，伸開四肢睡在芳香的乾草堆上。拴馬樁旁邊的馬兒，被暑熱和蒼蠅折磨着，互相擦着身子，用尾巴焦躁地拂來拂去。從不遠的奧里庚斯克車站那邊，和往常一般，傳來了隆隆的大砲聲。

『柯楚別依來了，』索羅金傾聽了一會說。『這狗養的，一定會衝過來的。這次作戰的詳細情形——可以問奧達留克……』

奧達留克拉住了康達拉雪夫的肘彎。

「季米特里·斯吉邦諾維奇^③，」參謀長親切地說，「讓我們到參謀室裏去，我把今天的作戰計劃詳細告訴您。」

索羅金在後面喊道：

「拿下聶文卡^④回來，我不但要用姑娘犒賞你，還要請你喝白蘭地呢。」接着，總司令向副官迦依契聶茨眨眼睛下令道：「把施契爾賓那^⑤叫來：他會給我們安排德國女人和酒的。」

① 施庫洛——白軍的一個騎兵司令。

② 聶文諾梅斯克——在阿爾馬維爾之東庫爾薩夫卡之西。是一個很大的車站。

③ 季米特里·斯吉邦諾維奇——康達拉雪夫的名字和父名。略稱米特里。

④ 聶文卡——聶文諾梅斯克的簡稱。

⑤ 施契爾賓那——索羅金的警衛隊長。

索羅金的揣測果然不錯。在炎熱的中午，戎馬倥傯的柯楚別依向敵人的左翼佯攻了一下，接着就突破了兩個軍官隊之間的聯結點。當白軍合圍時，在他們那巧妙地佈置好的包圍圈中，已經連一個人影兒也沒有了。柯楚別依的騎兵支隊，越過古班河左岸的奧里庚斯克，飛也似地衝到古班河高高的河岸上。柯楚別依把發熱的軍刀插到鞘裏，好幾把軍號就得意洋洋地吹起『退却』和『集合』的號子。灼熱的彈雨從對岸飛來，沖洗着廣大的斯塔夫羅波爾高原的坡麓。但是騎兵支隊已經脫離了火綫。被激烈的戰鬥和三晝夜毫不停留的急行軍累得精疲力竭的戰士們，都好像軟癱了。他們從消瘦的馬上跳下來，把韁繩在拳頭上面一繞，就在綠色的茅草上面伸開四肢躺下來了。他們那些可以與芍藥和鬱金香媲美的披風、褲子和帽子，就像無數鮮豔的花朵開遍在草原上。整個支隊沉沉睡去，有的地方，連馬兒也倒了下去。那些渴得要死的馬兒，什麼東西也吃不下去了。

柯楚別依對自己的成績感到很滿意。他讓副官列甫沙柯夫睡了半個鐘頭，就推醒了他，用略微有點兒粗暴的口氣命令道：

「讓我們騎馬過去，看看受傷和打死的戰士們。」

他們從熟睡的戰士們的身體中間穿過去。馬兒審慎地放下馬蹄，有時候就跳過那些笨拙地擋住

去路的撒手攤腳的人體。列甫沙柯夫被頑皮和無聊的心情所驅使，舉起鞭子想把一個擋路的哥薩克戰士抽一下，但是柯楚別依憤怒地阻止了他。

「不許碰他，你這莽撞的傢伙！難道瞎了眼嗎？這是畢里賓柯，游擊百騎隊裏的排長，一個出色的劈刀能手。」

畢里賓柯仰臥在草地上，衣服一直敞開到肚臍那兒。他發出一陣陣很重的鼾聲，使他的馬兒停止吃草，上上下下地嗅着他的身體，打着響鼻。

柯楚別依繞了過去，接着又回頭問道：

「副官，大概你也看到他脖子上的紐帶了吧？」

「聖香囊嗎？」列甫沙柯夫猜測說。「如果在裏面放上基督的頭髮，據說對佩帶的人有極大的好處。」

「嘿，傻瓜，還算是我的副官吶！」柯楚別依搖搖頭。「基督哪裏有這麼多的頭髮？像畢里賓柯這樣的人，有古班河裏的石子那麼多呢。紐帶下面是他的十字架。他還沒有能夠跟舊習慣分手。」

車夫們睡在大車下面的氈子上。受傷的戰士一共有十五個人，也都睡了。其中有幾個重傷的正在呻吟。支隊的女護士，一個美麗的哥薩克姑娘，正小心翼翼地用水壺裏的溫水餵着他們。

柯楚別依下了馬，沿着排列成行的大車走去，用鞭子抽下乾了的罌粟花的果實。